

中国帝王全传书系

王朝秘档



隋炀帝

荒淫骄奢第一帝

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差的皇帝之一

丰满立体的形象脉络，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，
大气磅礴的帝王史诗，壮美瑰丽的龙脉图腾，
深刻解读帝王谋略

姜克戈 主编 姜克戈 编著



开皇鼎革建大隋
英俊年少属晋王
风流帝王扬州梦
废太子晋王如愿以偿
平定内乱登上帝位
开凿大运河

……

帝王是国家最高的统治者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皇帝是九五之尊，代表着权力的顶峰。揭开帝王神秘的面纱……重新解读帝王的历史密码，再现当世王朝。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国帝王全传书系

王朝秘档



隋炀帝

《荒淫骄奢第一帝》

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差的皇帝之一

丰满立体的形象脉络，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，
大气磅礴的帝王史诗，壮美瑰丽的龙脉图腾，深刻解读帝王谋略

姜克戈 主编 姜克戈 编著



开皇鼎革建大隋
英俊年少属晋王
风流帝王扬州梦
废太子晋王如愿以偿
平定内乱登上帝位
开凿大运河
……

帝王是国家最高的统治者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皇帝是九五之尊，代表着权力的顶峰。揭开帝王神秘的面纱……重新解读帝王的历史密码，再现当世王朝。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荒淫骄奢第一帝——杨广/姜克戈编著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9.10

(中国帝王全传书系/姜克戈主编)

ISBN 978 - 7 - 204 - 10203 - 7

I. 荒… II. 姜… III. 隋炀帝(569 ~ 618)—传记
IV. K827 = 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92007 号

中国帝王全传书系

- 主 编 姜克戈
责任编辑 咏 梅
封面设计 宋双成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化大街祥泰大厦
网 址 <http://www.nmgrmcbs.com>
印 刷 三河市玉星印刷装订厂
开 本 920 × 1280mm 1/32
印 张 320
字 数 400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10000 套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04 - 10203 - 7/K · 564
定 价 640.00 元(全 20 册)
-

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:4972001 4972092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开皇鼎革建大隋 (1)
- 第二章 英俊年少属晋王 (42)
- 第三章 风流帝王扬州梦 (87)
- 第四章 废太子晋王如愿以偿 (135)
- 第五章 平定内乱登上帝位 (187)
- 第六章 开凿大运河 (232)
- 第七章 恣意荒淫豪奢非凡 (288)
- 第八章 北巡大漠帝威浩荡 (307)
- 第九章 远征高丽民怨沸腾 (350)
- 第十章 五子之歌 (410)
- 第十一章 晋阳兵变天下归唐 (436)



第一章 开皇鼎革建大隋

—

580年，阴历二月初一。

酉时刚过，京师长安城里的大街小巷就几乎不见了行人车马的动静。小北风嗖嗖地在里巷间中窜荡，城廓内外黑漆漆的，一片残冬时候的清冷。

此刻，北周王朝的皇宫里面，却是华灯万盏，把好一片宫宇映照得亮亮堂堂，犹如白昼。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八音之声此起彼伏，自大殿的飞檐下悠扬而升，融入阵阵吹来的北风之中，并随风纷纷远去，以致在长安南城墙上站岗巡逻的兵士，也于这瑟瑟寒夜中隐隐领略了皇宫里面那炽热喧嚣的喜庆气息。

宫中大殿内，佳酿珍馐堆满了排排案几。留驻京城王公大臣们，偕夫人、将孺子按品位长幼等次排列，坐满了殿堂，在婉转悦耳的丝竹之声的陪伴下，开怀畅饮着甘醇的美酒，评品咀嚼着佳肴果蔬，一个个兴高采烈，神采飞扬。觥觥交错中，间或有三五成群的靓丽佳人款款而出。这些女子浓抹唇眉，彩裳薄如蝉翼，似仙女自天宫飘然而至，在殿堂中翩翩起舞，时而如彩蝶纷飞，时而作杨柳摇曳，婀娜多姿，美极艳极。只看得众王公大臣目光如电，心旌摇荡，情不自禁地掀起一阵阵击节喝彩之声。一时间人声、乐声、



碰杯声沸沸扬扬，使得这残冬寒夜里的宫殿之中，竟生发出一丝丝阳春三月里的融融暖意来。

这就是周宣帝宇文赧为自己称作天元皇帝而摆设的盛大庆祝宴席。

宣帝这个称谓及其登基改元后仅用了一年的大成年号，已经成为过去。去年，静帝宇文阍即位，改元大象，至此时应该是大象二年了。

自古以来，在廊庙宫廷这座大舞台上，围绕着夺取帝王之位这个永不过时的主题，上演了一幕幕惨烈悲凄、丑恶龌龊的人间悲喜剧。皇子皇孙之间，皇后妃嫔之间，忠良奸佞之间，以及宫廷内外、朝野上下那些有关的和无关的谦谦君子或卑鄙小人，相互交织纠葛在一起，尔虞我诈、明争暗斗、掺杂使假、弑父杀兄……种种心计手段，不一而足。其结局，也就是目的只有一个：我要做皇帝！抑或是我要将对对我有利的人推上皇位！而宣帝宇文赧 20 岁即位，在做了不到一年的皇帝之后，就主动传位给年仅 8 岁的儿子静帝宇文阍，他自己只当起了所谓的天元皇帝，还大摆宴席与百官庆贺，此有悖常理之举，还真叫今天这班王公大臣们思想不通。然而，这班群臣是不会为这点想不通的事去绞尽脑汁的。当下应诏而来，能赚他个大饱口福、大饱眼福也算幸事了。

对于传位静帝一事，天元皇帝心里自有说道。

还在身为太子的时候，宇文赧就曾朝思暮想能早日继承帝位，坐上那个令万人见了顶礼膜拜的宝座。谁不想做皇帝？做皇帝多好啊！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，多么威权。万乘之尊，出警入跸，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，多么威仪。龙颜赫然，伏尸百万，流血漂杵，多么威严。更何况，宫阙巍峨之中，山珍海味琼浆玉液都为适一人之口腹，奇玩异宝丝竹管弦都为悦一人之耳目，三宫六院如云粉黛都为侍一人之性趣，这又是多么



的享乐，多么的美妙啊！多少年来，穷兵黩武开拓疆土者，开仓赈济安抚百姓者，大动干戈剿杀反贼者，不都是为了争做皇帝，保住自己的家天下吗？坐稳了皇位，也就拥有了威权、威仪、威严和那妙不可言的享乐！也正为此，争来夺去，自秦汉以来三百多年，闹得偌大一个华夏中国四分五裂。今天一个国家，明天一位皇帝，新旧更迭如上元灯节夜晚的走马灯，有的竟如流星一般转瞬即逝。尽管如此，也毕竟让不少有志之士或昏聩之徒圆了皇帝梦，过了一把帝王瘾。到今天，依然是以长江为界，一个南朝、一个北朝分而治之的局面。

宇文赧自幼至今，二十年来，父皇武帝宇文邕管理朝政、治理国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，记忆犹新。只不过今天想来，当时自己还过于幼稚了，只看到父亲做皇帝威权、威仪的一面，羡慕那尽可享受的好处。及至前年父皇驾崩，自己即位，真真正正、实实在在地做了一阵子皇帝之后，才体味到，原来做皇帝还有一层不为外人所知，而自己又苦不堪言的内里。

首先是每天必须早朝，入殿升座，听分列两边的文臣武将奏本，如哪条律令需要修改，哪个郡县又见蚂蚱成灾，某条河流的某段坝堤有决口的征兆，某处山林中又见贼寇出没，等等，全都是一些琐碎之事，还得劳烦皇帝一一过问之后，再颁旨下诏，才算完事。还有许多当堂呈上又处理不完的奏章，又要劳皇帝于夜晚间挑灯批阅。一天下来，昏昏沉沉的，一颗天子的头颅，竟如一只装满了不稀不稠浆糊的瓦罐。每天早起自不消说，就是入夜之后的那些声色歌舞之事也给延误了不少。做皇帝的美妙享乐竟还不及当太子的时候，岂不是笑话！

最令宇文赧心烦气恼的是，不知从哪朝哪代始，立下了一套不合情理的规矩。既然皇帝一人大权在握，又何必弄一帮文臣武将簇拥在大殿左右，名曰辅佐。凡重要之事，必先让这班人员去议一



议，然后将他们议的结果朝奏上来，看皇帝认可与否。其实，无论议与不议，到头来还不是听皇帝一句话，由皇帝说了算？弄这些个繁文缛节，无端地生出些是是非非。因为，大臣们议了之后，就要奏与皇帝知，听一听皇帝的旨意。如若皇帝的意思不合他们的议论，群臣之中必有人站出来说道说道，无非是要皇帝改变旨意，美其名曰：劝谏。自古以来，人们总把那些善于纳谏的皇帝称作明君，否则即昏庸无道。岂有此理！当然，也有些善解君意的臣僚，专说皇帝爱听的，专做皇帝想见的，从不劝谏，更不违背皇帝的旨意。这样多好，君臣之间皆大欢喜。可偏偏就是千人不能一面，万人也不会一个脾性。就是有那么几个臣子整天在皇帝面前唠唠叨叨，让皇帝耳根不静，心烦意乱，因此而败坏了宇文赟的许多兴致。如此看来，做皇帝还确有那不怎么美妙美好，甚至劳神愤怨的一面。世人仰慕皇权帝位，真真是知表不知里，知其一不知其二啊！

宣帝宇文赟在做了一年的皇帝之后，自亲身经历中体味到了做皇帝的个中滋味。于是他开始盘算，如何将那不太美好美妙的一面抛却，做一个既不失国家社稷，又可尽情享乐的皇帝。整日里，听的是自己爱听的，看的是自己爱看的，吃的是自己想吃的，玩的是自己想玩的。这才无愧于一个皇帝的称号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皇帝！

于是，宣帝传位于静帝，大成元年又改元为大象元年，而宣帝也成了天元皇帝。

此时此刻，天元皇帝高高坐在大殿之上，在众王公大臣的欢声笑语中，在璀璨华丽的灯光照耀下，饮美酒，听华乐，已是微醺。灯光有些过于明亮了，映衬得他的目光有点朦胧浑浊。这双朦胧浑浊的眼睛，除了在尽情欣赏那群翩然舞蹈的俊美宫女之余，还在不停地逡巡着大殿里的每个角落。唯在此时，他才品尝到了做一个真



正的皇帝是一种什么滋味。无须去想那些蚂蚱成灾、贼寇出没之类的鸟事，再也不用去听那些喋喋不休的劝谏之辞。而更令他惊诧的是，天下的美色竟是搜寻无有穷尽的。原以为天朝宫中，艳丽的宫女数以千计，宫墙之外的绝色佳人也就极为鲜见了。其实不然。单就今晚相随着众王公大臣来此赴宴的那些妇人女子们，一个个都堪称沉鱼落雁之貌。让人看得眼花缭乱，想入非非。冥冥之中，天元皇帝嗅到了一股香气。他感觉到，这香气发自大殿之下各个不同的角落，并蒸腾而上，在大殿的穹顶下弥漫开来，随着鼓乐丝竹之声的震颤，飘飘袅袅，沁人心脾。而且，凭天元皇帝的直觉，他断定这阵阵香气生自于散坐在大殿下面的那些王妃夫人身上，是那些绝色佳人胴体的肉香。他陶醉了。不仅因为这肉香，还更因为此种香气绝不是等闲之辈可以发现得了、嗅得到、享受得起的。唯有皇帝，也就是一位真正的皇帝，才会有这般洪福。这就是做皇帝的好处了。如若皇帝不是天元皇帝，这些王公大臣和他们的夫人会来赴他的宴席吗？如若皇帝不是天元皇帝，能得以目睹这众多佳丽的美艳，嗅到她们胴体的香气吗？想到此处，天元皇帝更加得意扬扬起来。他饮了一口酒，缓缓地咽下，接着双唇猛一张开，喷出一股酒气，然后夹了一块牛肉放在嘴里，细细地嚼着，脑袋微微地摇动，两眼眯成了一条缝隙。

蓦地，他的头停止了摇动，两眼忽一下睁开，原本有些浑浊散漫的目光即刻聚集成一束虽算不得有神，却是极为尖锐的光芒。他看见，在自己左后方几乎靠近大殿门口的地方，坐着一位极其漂亮的夫人。虽说离得很远，但他也能雾里看花般地洞察了她的年轻貌美、玉骨冰肌，在烛光灯影的摇曳下更是楚楚动人，今晚席间的数百贵妇当中，无一人可与她争芳斗艳。天元皇帝定了定神，将持在手中半晌的酒杯放下，抬手把身边一位内侍召到近前，以下颌往那夫人坐的方位探了探，问道：



“你可知道，她是谁的夫人？”

内侍立于旁侧时，早就把天元皇帝刚才的神色表情看得一清二楚，他也知道天元皇帝问的那个贵妇人是谁。但依旧按皇帝指点的方向朝那边睨了一眼，然后躬身答道：

“回陛下，那位是西阳公宇文温的新婚夫人，复姓尉迟，尉迟氏。”

“哦，”天元皇帝微微颌首，“这么说，她是杞国公宇文亮的儿媳了？”

“陛下，正是。”

杞国公宇文亮与天元皇帝宇文赞是从祖兄弟，从此论，宇文赞跟西阳公是叔侄，那尉迟氏就是天元皇帝的侄媳了。然而，论辈分、知老少都是平民百姓的事情。在皇宫里，在天子面前只有君臣。皇帝的辈分比天下辈分最高的人都高，而且，皇帝还是天下所有美女的丈夫。不管论辈分皇帝应该称你祖母，还是叫你侄媳，一旦被皇帝选中，那么你的音容笑貌，你的肉体，都是为了服侍皇帝而由天所生的了。此时的尉迟氏，就是被皇帝选中的此类尤物。天元皇帝自思自忖着，不觉心驰神荡，淫心大发。竟想出一条妙计来。他遣内侍唤来两名心腹宫女，伏在耳畔如此这般地一番面授机宜。二宫女频频点头，领旨转身而去，旋即来到尉迟氏的桌几前。这二位宫女可不同于一般女子。虽说年纪轻轻，但在宫中待得久了，见多了大世面，无论多么大的场面，她们都不惊不怵，应付自如。还练就了一条如簧巧舌，曾使得众多男女老幼难以抵挡而有求必应，百依百顺。二宫女来到尉迟氏面前，首先在脸上现出一片惊羡不已的神色，然后启动朱唇，称赞尉迟氏身段窈窕、容貌娇美、丽质天生、举世无双。又预言说，观夫人面相绝非等闲，日后必大富大贵，等等。花言巧语间，二宫女就端起酒杯轮番敬劝。

这尉迟氏虽为贵妇，但毕竟新婚宴尔，身上原就留有几分新娘



子的腼腆。加之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入皇宫，第一次参加皇帝的宴会，第一次看见如此盛大的场面，自然就越发局促、拘谨。她不时地暗中提醒自己，无论举止言谈、走姿坐态，处处都要小心翼翼，免得稍有不慎失了礼节、坏了规矩，贻笑于人，以致紧张得额头上都沁出一层细香的汗珠来。此时又见二位宫女来到自己面前，又听说这二位女子竟还是天元皇帝的贴身随侍，不禁大有受宠若惊的神态。然而惊魂未定，二位宫女极致的称颂赞美之辞又将她抛向云雾之中，立时便昏昏然、飘飘然了。见到二位宫女把持酒壶，端着酒杯，你来我往地向自己轮番进攻，初始她也想极力推辞，因她自知不胜杯酌，却发现已经晚了。满肚子的那些不会喝酒、不想喝酒、不能喝酒的理由，这时候竟然连一句也搜寻不出来了。再说，二位宫女的相互配合天衣无缝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那边莺声未落，这旁燕语又起：“见得夫人，奴婢三生有幸，容奴婢敬夫人一杯。”“第一次与夫人把盏，是奴婢之大幸，这一杯夫人定要尽饮。”“夫人第一次进得皇宫，参加陛下盛宴，奴婢以杯中酒与夫人庆贺……”可怜这时候的尉迟氏只有一杯接一杯饮酒的份儿，全没了插言说话的间歇。坐在一旁的西阳公宇文温也看得目瞪口呆，心下着急、愠怒，脸上却未敢有丝毫不悦之色，因为谁都明白，别看平日里皇帝并不把宫女当什么东西，但毕竟是陛下身边的人，绝非下臣轻易得罪得起的。

如此这般，未及多时，在尉迟氏的眼里，面前这二位宫女已变成四个，很快便幻化为八个……终于，尉迟氏支撑不住，头向前倾，趴伏在桌上，直到宴席散去，也没能抬起头来。

见众王公大臣纷纷退去，宇文温也急于偕妻子回府，但无奈尉迟氏酒醉不醒，走动不得。这时，一位宫女对宇文温说道：“夫人多饮了几杯，只是行动不便而已，无甚大碍。但若此刻出宫，恐受外面寒风侵袭，就难说不生病恙。依奴婢之见，倒不如西阳公自己



先回府上，将夫人交于奴婢二人搀扶至后宫休息。夫人由奴婢尽心服侍，西阳公只管放心，等明日再遣人接夫人回府，岂不更好？”

宇文温听得宫女一片盛情，出谋的又是一条两全之策，虽心中大不情愿，但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，只好谢过宫女，并再三叮嘱要好好照料，退出大殿回家去了。

宇文温走后，二位宫女搀扶起尉迟氏，走出大殿，来到宫中间早已准备好的房间内，将尉迟氏扶倒在床榻上，为她脱去衣裳，拉过一条锦衾盖在身上，然后悄悄地走出来，轻轻将房门关掩，就转身向着天元皇帝的寝宫急急奔去。在那里，有天元皇帝丰厚的赏赐在等着她们。

半夜时分，尉迟氏从昏昏沉醉中渐渐醒来。她只觉得浑身软绵绵的，没有一点气力。头脑胀痛，口中干渴得要命。她用一只胳膊支撑起身子，想坐起来寻杯水喝。就在这时，她听到了一个人带着愉快的笑意的问话：

“夫人，是不是要喝水呀？皇帝早就为你预备好了。”

闻听此言，尉迟氏大吃一惊，顿时酒意全无，彻底清醒过来。她睁大双眼，这才发觉自己并未睡在西阳公府的卧房里，身边躺着的这个男人也不是西阳公宇文温，却是天元皇帝。最可怕可恼的是她自己，此时浑身上下一丝不挂，竟与同样一丝不挂的天元陛下遮盖在同一条锦衾之下！

尉迟氏惊醒之后，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。她想起身跪拜，却又赤身裸体，只好拽拽锦衾掩盖一下，仆伏在床上哭泣道：“陛下，奴婢有罪，望陛下宽恕！”

“噢？”天元皇帝温和地笑笑，也坐起身来，“夫人何罪之有？”

“奴婢在皇宫大殿之上醉酒，有失王公体统，不合皇室礼节，应当治罪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听了尉迟氏的话，从天元皇帝的胸膛里爆发出一



串嘹亮的笑声，这确是一种由衷的、开怀的大笑。“夫人说到哪里去了。今日是皇帝为庆贺天元而设宴群臣，君臣都应尽兴才是。多饮几杯，甚至放浪形骸也理所当然，无伤大雅。夫人以微醺滞留宫中，侍寝于皇帝，是夫人的洪福，也是皇帝的艳福，更是天意，何谈什么有罪无罪！夫人，快来。”天元皇帝说着，就伸出双臂，欲将尉迟氏揽在怀里。

尉迟氏忙把头伏得更低，身子紧紧压在床面上，抽泣着说：“奴婢不敢。以奴婢微贱齷齪之身，怎敢玷污陛下龙体，还请陛下宽谅！”

“夫人此言差矣。”天元皇帝伸出手来，一边抚摸着尉迟氏的秀发，一边说，“普天之下，六合之中，所有的人体物件，其卑贱高贵、齷齪洁净与否，全看皇帝的旨意。只要皇帝喜欢的，想得到的，就是高贵洁净的，就是为皇帝生长造化的。夫人不必多虑。”说着，又要动手。

“陛下，”情急之中，尉迟氏提高了声音，恳求道：“奴婢新婚，已是西阳公府之人。妇道关键，莫过于操守贞节。恳请陛下三思，恕奴婢难从之罪！”

“嗯？”天元皇帝一声冷笑，说：“这样说来，夫人把那西阳公宇文温看得比皇帝还要重了？除他之外，在夫人眼里，杞国公宇文亮是否也应高于皇帝之上呢？”

天元皇帝的这番话，让尉迟氏激灵一下打了个寒战，浑身上下立时冒出一层鸡皮疙瘩。当她从酒醉中醒过来的时候，就已经明白今夜难逃一劫了。她却还要再三恳求推辞，其中有几个因由。其一，是她从心底里厌恶这个天元皇帝。虽说他只有21岁，但一看就知道是个庸碌酒色之徒。其二，她心中确也惦念着自己的丈夫西阳公宇文温。彼此恩爱，且新婚宴尔，不能因为自己而辱没了丈夫的名声。其三，尉迟氏还怀有一线希望：陛下，奴婢毕竟是您的侄媳



啊！然而，在再三恳求的同时，她心中已隐隐感到，此事已不会有什么转机了。她清楚自己当下的处境，不过是鹰爪下的一只小鸡而已。之所以还要声泪俱下地恳请推辞，不过是动物垂死时的一种本能的徒劳挣扎罢了。现在，她听到天元皇帝说出了西阳公比皇帝还重、杞国公比皇帝还高之类的话来，就意识到事情将会多么严重了。她似乎还听见天元皇帝藏在肚里没有说出来的话：在你尉迟氏心中比泰山还重的东西，在皇帝看来不过是一片鸿毛。管他什么杞国公、西阳公，要杀要剐、要剿要灭，对于皇帝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！尉迟氏暗念着丈夫的名字，心想：比起合家的性命安危来，自己失节一事已显得微不足道了。如若能以小全大，保得一家老少安宁，就是失节也值得了。好在就此一夜，咬牙敷衍过去，换得天元皇帝舒心满意，等明日早早回家，此后就会相安无事了。

想到这里，尉迟氏慢慢直起腰身，举手捋了捋额前的乌发，以她那闪烁着泪珠的目光，向着天元皇帝那双淫荡的眼睛迎了上去。

天元皇帝大喜过望，张开双臂朝尉迟氏身上猛扑过去，两人随即滚作一团……

这一夜，天元皇帝兴致极高，褒声狎语，直至东方既白。翌日，尉迟氏却未能脱身。她想服侍一夜即可回家的如意算盘打错了。试想，一位至高无上的皇帝得到的一件心爱之物，他若不玩个尽兴，玩得够了，他是不会轻易放手的。尉迟氏在宫中住了半月有余，才得天元皇帝恩准，回到西阳公府上。

杞国公宇文亮得知儿媳尉迟氏被留在宫中未回，就知道事情不妙。对自己的这位从祖兄弟、当今的天元皇帝宇文赞，他太知根知底了。还在身为太子时，宇文赞就以荒淫奢侈且性情暴戾而闻名于王公显贵之中。他自小有失调教，放纵任性，好坏无常。说起来，这与他的父亲、武帝宇文邕关系极大。武帝在位18年。一直都在忙于东征西讨，巩固周朝大业，却忽视了身后这位终究要继承王位的





皇太子。朝臣们私下议论纷纷，都说坏就坏在武帝去得太急太早。如若武帝不是在北伐突厥的途中突然驾崩，周朝皇权也不会这么早就落入这个败家子手中。如果武帝多活十年八载，或许宇文赧就先于其父早早归天了。因为夜夜纵酒淫乐，他已是精气大亏，身体一天天垮了下来。至今刚20岁出头，就整天一副病恹恹之态，唯在见到佳酿美女之时，才能抖擞起精神来。

宇文赧自即宣帝位后，靡费荒淫更是肆无忌惮，而且喜怒无常、朝令夕改、责罚无度。不仅对朝臣这样，对后宫的妃嫔及宫女也是如此。稍不顺意，就呼唤手下：杖背一百二十！最无道无德的是，如果今日哪一位妃嫔被杖责，到夜晚宣帝定去与她作乐。而这位可怜的女子还得百般逢迎，伺候得他尽兴舒坦。若稍有不慎，流露出些许伤痛或厌烦，那轻则又是：杖背一百二十！

就连当年武帝亲自为他选配的妃子、当今的皇后杨丽华，宣帝都不把她放在眼里。对待皇后也是动辄非打即骂。要知道，皇后可不是一般贵族家的女儿。其父隋国公杨坚，是武帝依仗信赖的心腹宠臣，为周朝立下过汗马功劳，位高权重，举足轻重。而宣帝宇文赧却全然不去理会老岳父是何来头，依旧我行我素：皇帝是皇帝，你女儿在皇帝宫中，你奈何得了？

宇文赧即宣帝位不足一年，就传位静帝，自己专做起一心声色犬马的天元皇帝。这对于国家社稷是福是祸，王公群臣尚推测不出结果。不过，只要他整日里只知道纵酒淫乐，就意味着不定谁家的妻子女儿要倒霉了。而令杞国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第一个倒霉的竟是自己的儿媳。

得知儿媳回到府上，宇文亮密嘱儿子一定要细细查问，弄出个究竟来。其时，尉迟氏早已羞愧难当，加之丈夫逼问得紧急，只得将天元皇帝强行留宿侍寝的前后经过和盘托出。闻听儿媳被霸占，妻子受污辱，宇文亮父子如五雷轰顶，捶胸顿足，目眦尽裂，声嘶



力竭怒吼道：昏君无道，国将不国！此仇不报，何以为人！

于是，宇文亮父子二人马上派人召集了十几位自己的心腹将吏，前来商议计策。

宇文亮说：“众所周知，当今这位天元皇帝放弃朝政，倾心于淫纵，且一日盛过一日。长此下去，国家社稷倾覆只是早晚的事。我位列宗室，诸公也是国家的忠良将臣，难道我们就忍心坐视国家灭亡而无动于衷吗？”

听宇文亮这样说，在坐的诸位将吏不禁发出一声声愤懑哀怨的叹息。有人问：“敢问杞国公，有何良策来制止此种误国祸国的局面蔓延吗？”

宇文亮与儿子交换了一个眼色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天元皇帝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，除去他无可救药的脾性使然以外，还依仗着上柱国、郧国公韦孝宽手握重兵。我想今晚即袭取韦公营寨，夺得兵权，天元皇位便可不推自翻。那时候我等尽可另立新帝。此计还需诸公鼎力相助，大家以为如何？”

当即众人一致赞成，并歃血盟誓，约定晚上举兵。

入夜，天色如墨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宇文亮亲自率领数百兵马，在夜幕遮掩下，向着韦孝宽的营寨疾驰而来。进到距营寨三五百步处，宇文亮勒住马，举手示意让队伍停下，向营寨内仔细观察。只见营内刁斗无声，一片寂静，只有数点香火一明一灭，明灭间映出三两个手持刀枪、来回游巡的兵士身影。一切与往日无异。宇文亮抬头望望锅底般的天空，轻声说了句：“天助我也！”遂策马领兵，呼啸着杀进营寨。待砍翻岗哨分兵冲入几个营帐一看，宇文亮顿时出了一身冷汗：原来是一座空营！宇文亮的马蹄踏入了陷阱！其实，在他们歃血为盟、约定起事之后，当即就有人将消息透给了韦孝宽。韦孝宽立刻奏报天元皇帝，并遵旨在此张开罗网，只等宇文亮投入进来。这时，宇文亮一看自己闯入了一座空营，知道大事不



好，情急心虚，朝身边兵众大喊一声：“撤！”却已是来不及了。就听得一声呼哨，营寨外立时灯火齐明，四面八方早已埋伏多时的兵马铁桶一般围攻上来，一时间杀声震天。宇文亮的兵马阵脚大乱，被杀得丢盔弃甲。宇文亮左突右挡，好歹杀开一条血路冲出营寨，看看左右，手下仅剩不足十人。到了这般地步，他已无意也无力去夺得兵权、推翻天元了。心里只想赶紧逃回府去，设法携家人尽快逃离京畿，保全性命。几个人逃出不足二里，忽见前面一座小土坡下突现出十几炬火把，同时就听有人喊道：

“杞国公，留下头颅再走！”

一听就是骄横得意之语。脑袋都没有了，人又如何走得？宇文亮定睛一看，正是上柱国、郧国公韦孝宽领百余人马挡住了去路。

宇文亮双手一拱，说：“郧国公，当今天元皇帝昏庸无道，世人有目共睹。昏君不倒，国家倾覆，殃及百姓。我身为宗室，今天走此一步，从大处讲是为了国家社稷，顺应天意；从小处说也确是出于无奈。郧国公深明大义，洞察秋毫，更应与我等共同起事，定会一呼百应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韦孝宽大笑说：“好一个宇文亮，你我身为周室重臣，为人臣者，就当忠于君王，莫问他昏庸与否，有道无道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今夜之事，若不是本将军事先得报、巧作安排，此时的韦某怕早已做了你杞国公的刀下鬼了，还遑论什么有道无道？不要啰唆，快快下马受死！”

说着，就率众兵围了上来。宇文亮等几人刚才在营寨内殊死拼杀，早已是精疲力竭，加之寡众悬殊，根本无法抵抗。不多时，便一个个被砍翻在地。宇文亮更是被韦孝宽一刀斩下马来，结果了性命。

这时候，皇宫里的天元皇帝宇文赟也并没休息。他尽量压抑着内心的激动，在静静地等候着韦孝宽的消息。